



现代

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华语世界最绮丽动人的小说

情殇

银卷

曾煜◎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现代

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华语世界最绮丽动人的小说

情殇

银卷

曾煜◎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殇——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曾煜 主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6
(2009.1 重印)

ISBN 978 - 7 - 5402 - 0417 - 4

I. 情… II. 曾… III. 言情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837 号

书 名:情殇——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银卷)

主 编:曾 煜

责任编辑:里 功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版式设计:李 宏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34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02 - 0417 - 4

定 价: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叶灵凤	时代姑娘/1
老舍	微神/69
穆时英	白金的女体塑像/76
穆时英	五月/83
郁达夫	迷羊/120
苏青	结婚十年/173
沈从文	柏子/177
沈从文	都市一妇人/182
徐訏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196
茅盾	玫瑰咏叹/261

时代姑娘

叶灵凤

序 曲

新秋的下弦月，从鲤鱼门沉黑的鱼背形的山顶上升起来的时候，港里的海水都泛出鳞一样的银灰色的光辉。

夜潮在顽固地舐着海岸底下堆集着的乱石。

从隔岸望过去，终夜挣扎着的香港的街灯像秋星一样的在闪着惺松的睡眼。一条环绕着山腰的裙带路，那高低蜿蜒的灯光，在丛树中时隐时现，使人要疑惑它是突然改变了位置的天河。夜归的摩托车，沿着险峻的山道向上驶去。偶尔从丛树间露出线一样的一道银光，在这沉黑的秋夜，从隔岸望过去，恰像是从天际落下来的一颗陨星。

寂静笼罩着一切。夜潮在顽固地舐着海岸底下的乱石，发出叹息一样的低微的声音。

三两只夜渔的渔船，燃着轻便的瓦斯灯，无声无息地像幽灵在海中浮荡着，水绿的瓦斯灯光，混合着粼粼的倒映着的银灰色的月光，在薄薄的夜雾中展开着，使人起了一种梦一样的情调。

夜风挟着海的咸腥的气息向岸上缓缓的吹送。

岸旁的草地上，一只蟋蟀在唱着凄凉的恋曲。诗一样的南国之夜。

在夜的笼罩里，九龙伴着它的对岸的香港岛，忘去了日间的烦嚣，裹着都市的寝衣，在海的怀抱里做着它们原始的古朴的梦。

第一部

一 快乐的乘客

从车厂里开到尖沙咀的第一部街车，驶到九龙塘的时候，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像沙丁鱼一样的搭客中，又添上了一个。

“先生，没有座了，下一次罢。”



“对不起，要赶船过海啦。”

他笑着推开了车长的手，跨了上来。

灰色法兰绒的西服，翻领衬衫，雪白的灰帽褐色的皮肤，高大的身材，这新上来的乘客是典型的岛国的青年。他带着康健的笑容，用活泼的眼睛，将同车的乘客逐个地望了一眼，见着并没有一个人认识，便倚着车窗立了下来。

浴着朝阳的新秋的景色像手卷一样的在眼前展开着。

他望着从窗前闪过去的山坡，街树，电杆木，房屋；心里觉得这一切都比平素更可爱。虽然这可爱的一切是早已属于异国的统治，可是在他今天充满着希望的心里却将这一层抛开了。

——见着丽丽，我要请她多住几天再到上海去。

他在心里反复地默念着这个想念。

车到尖沙咀的时候，他望望九龙车站的大钟，小针还只刚过七点。一个卖报的孩子走了过来，他买了一份当日的《南华日报》。翻开了报纸，他看见一个特号字的标题：

“郑国有判处死刑”。

二 半打玫瑰

坚道的S五十七号门牌，是一座有油绿百叶窗的灰色水泥小建筑。这时，在穹形的侧门下，有一个手里握着半打绛黄色玫瑰花的青年在掀门铃。

在这新秋的季节，皇后花店的玫瑰花价格是每朵港币两角五分。

应门的是一个中年仆妇。她认识这青年。

“韩先生早哟。”

“小姐起身了吗？”

“刚出去了。”

“你怎说？”他有点不信任自己的听觉。

“一起身就出去了，说是到清水湾去。”

“一个人去的吗？”

“一个人去的。听说有人在码头上等。是体育会的船——韩先生怎么没有去呢？”仆妇殷勤的问。

青年将头摇了一下。

“那么，晚上小姐回来的时候，对她说我来看过她了……”青年踌躇了一下，再将握在左手的玫瑰花递给仆妇，“随便插在哪一只花瓶里，不必说是我拿来的。”

顺着这香港唯一中国贵族区的坚道走了一半，他才突然感到前途的空虚。他停步想了一下，便在路口转了方向，决定利用这上午的空闲到公园里将郑国有判决的记事细细的看一遍。



三 望远镜里的风景

背了阳光，靠在一张铁椅上，报纸卷在手里，望着射在地上发着蓝色的自己的影子，韩剑修在为报馆记者制造着绝好的社会新闻资料。

用摩托船追去。先生，今天有浪啦，不要紧，过了鲤鱼门就好了。二十块钱。好多的人哟，果然是他，她果然在向他笑着，忍受不下。先生，你认识我吗？尖锐的惊呼声。两人之中一定要从这地球上除掉一个。请不必装呆，漂亮一点罢，绅士一点罢。克特！十颗子弹压进枪膛的声音。澎！澎！混乱，血，因妒枪杀，寓公之女，凶手侃侃而谈……

将头摇了一下，韩剑修连自己也好笑了起来。他掏出手巾揩着脸，像抹去蜘蛛网一样，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他是认识黎明晖的。上一次在获茜安娜一个朋友要介绍她和他共舞，他没有答应。危险哟，几乎也要做冯德谦哟。他想着黎明晖咬了嘴唇低头望人笑的样子，他觉得郑国有的行动是自卫，冯德谦的枪弹也是有代价的。他更想，假如他是律师，他要牺牲了自己的地位给被告辩护。判处死刑吗？好不懂事的法官哟，你难道是连电影也不看的人吗？

他想，自己是喜欢看电影的人了，可是今天的观点却异样。他已经不是观众，他却在想做主角了。

从扇形的棕榈叶子中望过去，躺在新秋阳光下的海水平滑得像橄榄油一样。望着紫色的九龙群山遮断了天际的视线，过海小轮像蛙一样的拖着浪痕直线地游去。对着这一切，他觉得自己今天完全没有能力能统驭自己的脑经。

四 人鱼市场

环绕着茏葱的大山，在平坦的沙滩面前，伸张着清可见底的油碧的海水。浅黄的沙滩上散聚着几堆黝黑的珊瑚虫遗体的大礁石；礁石的背后是苍翠的天然屏障，不知名的浅绛的山花和成熟了的朱红色的野生菠萝点缀在丛树中，山后是澄澈的明朗的七月秋空。没有风，一丈多深的海水平静得可以望见底下晶莹的沙石。这是香港著名的清水湾天然海水浴场。

这时，在沙滩上，在海水中，浮浮沉沉的蠕动着五色缤纷的两栖动物，盛大的人鱼市场。

拖着救生圈，橡皮制的兽形浮水具，胆小的妇人都和孩子们在浅水的地方做着虾蟆的姿势，尽力的用两脚向后面踢去。深水的地方有两队在举行水球战，浮动的观众像新生的蝌蚪一样用四肢维持着体重。沙滩上新添了无数的坟墓，疲倦了的人都用沙来掩盖了自己，躺着享受温暖的阳光。



一只小艇从汽船后面滑了出来，三个青年很矫健地划着四只木桨在追着一个穿绿色游水衣的女性。划近她的时候，其中运用着两只桨的一个便喊着：

“密斯秦，吃力吗，上来坐一下？”

“好的，我肚子饿啦。”

左肩一斜，她很灵活的就转过身来。接着船身一歪动，一条湿淋淋的绿色人鱼便爬了上来。

“上大船去罢，我肚子饿啦。”

用手梳着潮湿的卷发，丽丽低了头说。从她光滑而坚实的手腕上，咸质的海水像珍珠一样的在滑动着。她夹好了头发，又将紧贴在身上的浴衣扯平了一点，便一手扶着船舷向后面一个带眼镜的青年说：

“王，让我来划两下罢，今天水很冷哟。”

“冷吗？”接着一条毛巾就从船头那面飞了过来。

“哟，谢谢你，刘，你预备甚么时候到上海去？”丽丽放下一只划船的手将大毛巾披到肩上。

“还有些时候。你呢？你们开学吗？”

“还没有，听说要等校舍修好了再开学。不过我想早点去，家里住多了真无味，我想早点到上海去看看战区和闸北。”

两手用力地划着桨，随着船身的波动，紧裹在羊毛游泳衣里的丽丽的结实丰满的肉体，奏出了极大胆的韵律。

五 所谓舆论

“喂，快看！这是谁，你认识吗？”

“哦，很漂亮哟！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倚着小轮的栏杆，有一群穿游水衣和不穿游水衣的人在喝着汽水吃西点，望着缓缓近来了的小艇，其中有一个人便这样问，被问的人摇摇头又去问另一个人。

“你不认识吗？她姓秦，在上海读书的，住在坚道，秦俊臣的女儿，大名鼎鼎哟！”

“怪不得，政客的女儿，我好像在路上时常碰见，长得真不错。出嫁了吗？”

“快了哟，已经有了人家，要嫁给一个银行里的，家里的主张。听说很不愿意哩！”

“当然不愿意，连我也——”

用桨向船边撑了一下，小艇便向轮船横了过来。不用跳板，丽丽和其余的几个人都从栏杆上翻了进来。

“喂，Lily 这里来！”从船尾那面，有用两手遮在嘴边发出来的女性的声音在喊。



“哦，你们已经吃了吗？饿煞了哟。”听了这喊声，丽丽急忙向那面围坐着的一丛人跑过去。

美丽的背影，素描画家笔下得意的颤动着的曲线。

六 彩球

太阳照在海滩软热的沙粒上，放着细碎的光辉，在一块岩石的阴影下，躺着丽丽和她的好友欧阳国兰。

“你的话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们虽然没有明显的对我说，可是那种情形是看得出的。所以我非提早到上海去不可。依父亲的主张，最好这半年连书也不必读了。”

“你对他究竟怎样？”

丽丽摇摇头，轻微的一声叹息。

“这教我怎样说得出口？当然，我并不恨他，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爱他。”

“那么，你究竟准备怎样呢？”

“准备怎样？准备甚么，我只好准备做太太，做少奶奶！旁的还有甚么？”

丽丽将手中的一块贝壳用力地向海中抛去。望着这从空中划出去的一条抛物线，她继续的说：

“这当然完全怪我自己懦弱，怪我自己不好。我当初如果坚决的反对，那也不会有今天。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还能做甚么？我除非预备脱离家庭，牺牲一切，否则一切都是绝望。讲到脱离家庭，我此刻又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国兰，你是知道的，想到父亲那样的脾气，我真没有这种勇气。”

天上有两朵白云驰过。太阳的光线突然黯淡了下来。

丽丽缓缓的将头靠到国兰的肩上。

“国兰，我真羡慕你，你是幸福的。我是甚么都完结了。”她低声的说。

国兰将丽丽的手握到自己的手里，她拍着她的手背说：

“丽丽，勇敢一点，还早哟，用不着这样绝望。——你今天到这里来，剑修知道吗？”

丽丽将嘴唇一咬，预备要说甚么，突然，不知从哪里，一只皮球飞了过来。

丽丽像猫一样的跳了起来。

“谢谢你，抛给我罢。”

从沙滩那面跑来了一个青年，笑着向丽丽说。

“好，接着！”丽丽向后退了一步，倾侧着身体，很轻捷的将球投了出去。

“啊啊，谢谢小姐的彩球！”沙滩那面传来俏皮的笑声。

“那么，再赏给你一只元宝罢！”丽丽随手又抛出一块珊瑚石。

“你看，国兰，中世纪的千金小姐还有抛彩球，选个状元郎的自由，可怜生在



现代的我，连她们都不如哟！”

回过身来，敛住了笑容，丽丽很感慨的说。

七 丽丽的日记

八点钟，乘精武体育会的船到清水湾，今天天气好极了。在海里游倦了之后，躺在沙滩上，晒着温暖的太阳，我忘去了一切。

和欧阳谈了很久的话，知道她到明春要和她的爱人举行婚礼了，我真羡慕她。我又将自己近来的事告诉她，她主张劝我设法不要使剑修伤心。

回来已六时，知道今早我走后不久，剑修就来过，很失望吧？但我有甚么办法呢？我不能不这样做。

父亲的脸色不好看，偷着问嫂嫂，才知道是张来过了。这怪谁？我又没有卖给他！现在我是自由的。即使将来，假如我连交朋友随意出外走走的自由都没有，那样的生活我是怎么也不能忍受的。父亲，恕我！政治上的连络和金融活动固然重要，可是女儿的幸福也要顾到啊！

无意中，从下人的口中，发现后厅花瓶里的玫瑰花竟是韩拿来的。没有办法，晚饭后骗人说是去问同学到上海的行期，过海到九龙塘去看他。他在看书，似乎有点冷淡。我向他解释，告诉他本来今天张要喊我出去，我说要游水，同时知道他今早也会来，所以故意乘第一次的船去，免得张知道了多闲话。但是他仍不肯原谅，这真使我为难。

他翻出今天的报纸给我看，问我看过黎明晖的事情没有，我说晚上刚看过了。他又说，郑国有判的是死刑哟！他说这话时的样子真可怕，我装着发怒，说我不愿谈这样的事，他才不开口。

咳，剑哟！你竟想到这样的事了吗？

回来的时候，他乘车送我到尖沙咀。走时，他问我甚么时候再见，我对他说，这几天内不必到我家里来，他不开口，只是将我的手紧捏了一刻。

“可怜的人哟，原谅我罢，等候着吧，我是不会负你的。”我决定实行早已决定的主张。

八 家庭外交

丽丽和她的未婚夫张仲贤从外面回来后不久，就给她的父亲喊到书房里去。

西南著名的大政客，衔着雪茄烟的秦俊臣，虽是在家庭里对着自己的女儿，也摆出要酝酿甚么政变一样的严肃的样子。

“仲贤今天和你谈过甚么吗？”

父亲劈头就这样的问。



“谈到结婚的事，他说预备在今年冬天举行，问我的意见怎样。”

坐在沙发上，丽丽两眼望着地毯这样低声的回答。

“那么，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说，待我回去问问父亲。”

父亲嘴上的胡须微微的动了。

“你问我，我要先问你，你自己的意见怎样？”

“我是没有甚么意见的，”丽丽说：“不过我总希望能多读几年书。但是他如一定要结婚，那我当然没有甚么反对，只要父亲同意就是。”

父亲说：

“在我个人方面，我当然希望能使你多读几年书，而且家庭里也可以不寂寞些，不过为仲贤着想，我觉得你们还是早一点结婚的好，他的事业上有许多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同时，结婚以后，对于你自己有些地方也可以……一些，”父亲向丽丽点点头，暗示假如结婚以后，你的生活也可以有规律些。

“不过，我总想能继续读书，将学读完。”

丽丽说，站了起来，望着她父亲，一面用手整理着丝质窗帘的折纹。

“只要方便，那是不成问题的。”父亲丢了一寸长的雪茄烟，也站起身来。“其余的事可以改天请仲贤来一同决定，你的船期问好了吗？”

“两个同学都预备乘下星期一的杰汉逊号，我想和她们一同去。”丽丽说。

“好的，早点准备，不要临行匆促。”

望了一望手表，父亲又说：

“八点钟了，我要到俱乐部去。今晚或许会见着仲贤。我要先和他谈谈。”

得赦了的丽丽咬着嘴唇走出去了。

望了咬着嘴唇的自己女儿的背影，父亲的心里在低声奏着凯旋。

九 少年维持

从办公处出来，韩剑修到皇后大道一家烟草公司里，用五元港币买了一听R零七号的香烟，拖着沉重的脚，向船埠走去，预备乘小船过海。

五点多钟的时候，船埠上挤满了肋下挟着报纸的薪水阶级。在人丛中，有人向韩剑修招呼。

“喂，韩，回去吗？”

回过头来，韩剑修将手一扬。“回去，你也过海吗？”

一个斜戴着呢帽的青年从后面挤了过来。他挤到韩剑修的面前，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好吗？我刚才在大新看见故意和几个朋友在买东西，愈弄愈漂亮了哟！”

“当然，要做太太了，怎么不要漂亮呢？”

剑修愤愤的说。

“怎样，不高兴吗？”

剑修不开口，用力的旋着香烟罐的盖。

见到他手里拿的是香烟罐，朋友惊异的问：

“剑修，你不是不吸烟的吗？怎么买起烟来了？”

“我不仅要吸烟，慢慢地，许多我平素从不做的事，我都要一一地来做了？”剑修说。

知道他的心事，朋友将手插在衣袋里，不再开口。

跳板放下了，挤在码头上的人开始向船上推动。

上了船，靠在座位上，韩剑修突然向他的朋友问道：

“李，我要看小说，能借几本好的给我吗？”

“你要看甚么呢？鲁迅的们《呐喊》要吗？”

“我要更热情一点的，《少年维特》呢？有吗？”

“没有。”

朋友摇摇头，不禁皱紧眉毛。

十 丽丽的来信

八点钟，香烟盘里堆满了烟灰。韩剑修躺在床上读着一本流行的英国小说，公寓的侍者上来敲门，送进一封信来。

白色的小信封，挺秀的字迹，一望就知道是丽丽的来信，韩剑修急忙丢下香烟撕开了信封。

信上这样写着：

我知道你这几日的心情，但是，我想，我这几日的心情你也应该知道。因为事情的变化将无可避免，所以这几日我在咬着牙齿准备一切。现在已经决定乘下星期一的船到上海去，有机会能离开家庭，这机会我是不肯放过的。就在这几天内，一切的事大约都要决定，剑，无论甚么事，无论甚么话传到你的耳中，你都不必相信。你要信任我，我是不会负你的。我已决定了一切，我要报复，为我自己报复，也要为你报复。等着，星期六的下午，我要到你这里来，到那时，你自然会明白我的一切。在目前，希望你仍要照常到写字间，镇静一点，不要轻信旁人的话，没有甚么可悲伤的事，我不会负你的。

读完了信，韩剑修摇摇头，走过去翻案头日历。今天是星期三，七号，星期六是十号。他看过了日历，重新点起一支香烟，又去躺到床上。

十一 袒腹婿

七点钟的时候，张仲贤应着他岳父的约，来到他的家里。



听见门铃响，丽丽从客厅里隔了玻璃望过去，望见进来的是仲贤，就站起身来向她父亲说。

“张先生来了。”

父亲也站起来，素来严厉的他，只有见着仲贤，他会放出另一副和善的态度。

英国留学出身的张仲贤，架着白金眼镜，穿了夜礼服，挺胸凸肚的走进来，显出十足的绅士气。

就是这一点，这就是秦俊臣所最心折一点，多么庄重老成哟，不像一般的年轻人。

他先向岳父问了安，然后才向他的未婚妻招呼。昨天，他曾经请他们在维多利亚饭店晚餐，算是给丽丽饯行。

“老伯今天不上俱乐部吗？”

“下午去走了一转。”他摇摇头，“政局恐怕又要有变动了，你今天于行里听到甚么消息吗？”

“没有甚么，不过汕厦一带的海面或许会发生冲突，所以，”他向丽丽点点头，“要到上海去，还是早一点的好，今天舱位定了吗？”

“已经定了，有三个女同学一同去，十二号早上开船。”丽丽说，想到这一次到上海进学校或许会是最后的一次，心里不觉感到一种凄凉的意味。她抬头望一望仲贤，望见他狭长的高鼻梁的面孔，另一个熟识的面孔忽然从她心上闪过，她止不住的起了一阵战栗。

“怎样，你觉得冷吗？”父亲问。

“……”丽丽怔了一怔，捏一捏自己的手，“对不起，我要去换件衣服。”她向仲贤点一点头，匆匆的就离开了客厅。

十二 餐后对话

晚餐过后的客厅里，只有秦俊臣父女和张仲贤相对着，大儿子凯南和嫂嫂都回避着到楼上去了。秦俊臣手中的一支雪茄烟已经烧到了一半，今天晚上所要谈论的事情已经到了可以告结束的地步。

“那么，就是这样罢，待你们的复电来后，就可以着手筹备一切。虽然算起来还有几个月，可是时间过起来是很快的。”

“是的，我这方面的种种手续我自当赶着去办，老伯方面的事情当然要劳凯南嫂去费神。”仲贤说了，又向着丽丽：“至于你，丽妹，尽可以安心的读书，一切自有人代劳，不过有些需要的东西，到了上海以后尽可以逐渐的买起来，上海东西的式样比香港新得多了。”

丽丽羞涩的点点头。过了一刻，她才说：

“我想在日子没有决定之先，最好先不必宣传出去。否则，”丽丽娇媚的一笑，



“在学校里面，同学太多，知道了会整日的来取笑。”

听了这话，秦俊臣也不觉点点头。

“这话倒不错，好在我们本不要怎样铺张，此刻当然不会传说出去，你放心好了。”他向空吐了一口雪茄，显出十分得意的神气。

“这几天为了要收拾东西，人弄得很疲倦，明天还要买一天的东西，后天星期六又有朋友要给我送行，我真有点怕这无谓的麻烦。”丽丽说，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旁人说，说了站起来整理自己的衣服。映了灯光，穿着银红薄绸长袍的丽丽的脸，愈加显得娇艳。

“人家是一番盛情给你送行，当然要去应酬一下。”父亲说。

“是的。所以我并不曾回绝，不过一去之后，吃了饭一定还要看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晚上又要葬送了。”丽丽说。说了之后像有甚么事怕被旁人发觉一样，连忙将脸掉了过去。

十三 三本书

一部蓝色的轿车，经过荷里活图书公司门前的时候，车子戛然停下了，车夫拿了一张纸走了进来。

荷里活书店店员好奇的迎上去。

“有这种书吗？”车夫将手里的纸递给店员。

店员接来一看，纸上列着三本书名：《结婚的爱》，《性典》和《健康的性生活》。

“有的，”店员说。随手就给他配了起来，等待他将书包好递给车夫以后，他的眼睛随了车夫的背影，忍不住几次的向车上偷望。一霎间，他仿佛看见一条朱色的东西，接着车子就开动了。

“小姐，公司去吗？”上了车，车夫掉过头来问。丽丽将头点点，拆着刚才车夫买来的书，将书中的目录急急的读着。

车到永安公司，她下去买了一些零碎东西和路上消遣的食物，然后才走出来。她将买来的东西交给车夫，又从车厢里拿出刚才买来的一包书，这才对车夫说：

“你回去罢，说我过海看一个朋友去了。”

过了海，丽丽就乘街车到滨海不远的“半岛酒店”，用英语向经理部要一间七楼清静的小房间。

“有的，七百五十四号最好，十五元一天，小姐要上去看吗？”管理的英国人这样谦恭的问。

“不用，我明天来。”丽丽说。

“那么，请签一下名罢。”他递过一支笔来。

丽丽迟疑了一下，然后很庄严的在纸上写下“徐玛利，自澳门来”几个字，随



手又从钱袋里取出了两张十元的纸币。

十四 前 夜

“小姐，刚才有两个朋友来看过你了。”

五点多钟的时候，丽丽外面回来，女婢春兰这样对她说：“两个人同来，一个是张家小姐，一个是戚家小姐，还有，韩先生派人送来这包东西。说是不来给小姐送行了。”

春兰说了，将一包绿色纸张包的东西递给丽丽。

丽丽急急的拆开来，是一盒精装的巧克力糖，一张名片上写着：

“身体不好，不克亲自送行，奉上番糖一盒，藉破旅程中的寂寞。”

丽丽一笑，很轻捷的就往楼上走。

晚饭的时候，父亲没有回来，哥哥也没回来，丽丽吃好饭和嫂嫂闲谈了几句，推托还要整理东西，又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里。

一个整晚，家里的佣人都看见小姐的房里，绛黄的窗纱上始终映着灯光，一直到十二点钟以后还亮着。

这是不常有的事情。

两点钟，秦俊臣从俱乐部里打完了牌回来，看见女儿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走去敲门。

“阿丽，还没有睡吗？”

“谁？阿爸吗？我在看小说，一刻就睡了。”丽丽坐在床上问答，将手里的书塞到被里。

“两点钟了，早点睡罢。”

“是的，一刻就睡了。”

父亲走了。听着父亲的脚步声慢慢的消灭了，丽丽又将塞在被里的一册《健康的性生活》拿出来，翻到第七章继续的读下去。

十五 突然沉默了的人

近几日的韩剑修，在度着炼狱一般的生活。

在办公室里，他低了头，比平日更勤勉的做着工作。办公时间完毕，他赶着钻进出门来见到的第一部街车；到了埠头，他抢先跳上刚到岸的过海小轮。他不很和旁人谈话。两个熟识的朋友知道他的心事，也不敢来和他谈话。

去年夏天曾经也有过一次这样的事。但是这一次，朋友们知道，这一次的情形是比上一次更严重了。知道他和丽丽的关系的人，一向都替他担忧，知道早迟总要走上不幸的道路。不但为了两人的个性都很强，而且彼此又另有一种矛盾的地方，



所以也无法作实际上的援助，因为丽丽和张促贤的订婚，虽说是由于父亲的主张，但是同时也是获得过剑修的同意的。

“像你这样的人，决不应该成为我的妻子。”

“像我这样的人，决不应该成为你的妻子。”

这正是朋友们都知道的，他们两人共同的一条信条。可是一面虽是这样说，两人的内心却同时另有一种意识在冲突，到了最近，因为结婚的事真的要实现了，所以潜伏在地底的火山缠到了要爆发的前夜。

近几日的剑修，度的是炼狱一般的生活。白昼里，他沉默着。晚上回到自己的寓所以后，他更沉默得连自己的呼吸也觉得是多事。他丢开了一切的思索，只念着丽丽的一封信，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他觉得在没有见到丽丽之先，一切的举动都是空虚，都是枉然。

此外，他只拼命的吸着从来不吸的纸烟。

十六 星期六

星期六，在公司里匆匆的吃了午饭，韩剑修赶着乘船过海回到自己的家里。

“韩，下午没有事，看画去吗？”

他摇摇头。

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并不换去外衣，就开始在房里来往的走了起来。

四十元一月的单人公寓，房间布置简洁得像医院的病房一样，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座衣橱，两张靠椅，墙上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嘉宝肖像，桌上几册颠倒放着的书籍。一切都是冷静和单调，连窗上射出来的秋阳也都显得是萧条。

他在房里来往的走了几转，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他曾无意识的摸出了两只双毫叫侍者给他买几朵花来，他抬头向窗台上望了一眼，一只捷克朱红色的玻璃瓶里已经插了一束水仙和几枝不知名的小红花，他停住脚，无意识的走过去将两朵水仙的姿势扶正了一点，然后继续的走起来。

外面甬道里有人走路的声音，他停住脚，脚步声一直从他的门前过去，渐渐的消灭在远处的走廊里，并不停留。他摸出表来，两点一刻，沉思了一下，将表放进衣袋，他就坐到桌前的靠椅上去吸烟。

阳光懒洋洋的从窗上透进，空气静肃的连自己的心跳的声音也可以听见，他的意识渐渐的模糊了。

突然，门上起了轻微的叩门声音，将他从朦胧中惊醒。他跳了起来，伸手摸一摸自己的领结，睁大了眼睛抢着去开门。

门外立的是公寓的侍者，他递进一只浅黄色的西式信封。

是丽丽的笔迹，剑修贪婪的将信撕开。信纸上简单的写着：

“我在半岛酒店七百五十四号，来。”

他掏出表来，短针正指着四点。

十七 丽丽的决心

两点钟，丽丽就到了半岛酒店。

生平从来不曾一人单身走进过旅社，这还是第一次。几天以来，不知起了多少次的路躇，可是因为事机急迫，不容再徘徊，所以她终于照最初的决定做了。人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常常敢做出自己从来不敢做过的事情。

“小姐，回来吃晚饭吗？”

“不回来。有人请吃饭，恐怕回来很迟。老太爷回来就这样告诉她。”

这样说了，丽丽就跨进汽车的门。经过很久时间的化妆，今天的丽丽打扮得分外的漂亮。两颊和眼窝都薄薄的涂上了一层胭脂，她的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因此更显得动人。

过了海，推开酒店大门的时候，她的眼睛不敢向两旁望，止不住的心跳了起来，上了楼，走进生平第一次走进的一间房，她向房里的陈设草草的望了一眼，就将手袋里的一封写好的信叫侍者去送。

“照上面的地址去送，立刻就去，不要回信。”

同时，她塞了一张纸币到侍者的手里。

望着侍者走出了以后，她立刻将房门锁了起来，又将几面窗的鹅黄色窗帘掩上，然后坐到最近一张沙发上，闭起眼睛，满满的叹了一口气。

她觉得自己走到这间房里来是下了十二分的决心，但是同时对于一刻以后究竟要发生怎样的事，自己又觉得茫然。

十八 期待

靠在沙发上，计算着侍者走出去已经一点多钟了，丽丽心里感到一种无名的不安，开始在房里来往的走起来。

肃静的午后，酒店里没有一点人声，丽丽在房里来往的走了几转，听着自己孤单的脚步声，觉得分外的不安。她停住脚，走到窗子那面，揭开一幅掩上的窗帘。

窗外是海，正对着香港。从这七层高楼的窗中望过去，隔了一扇玻璃，晒在午后秋阳中的一切，都像梦一样的使人起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那油碧的海水，海中蠕动着船只，海面上飘荡着的白烟，远处的苍山，山中高低点缀着的房屋，都不像是真的一样。

对着这一切，丽丽渐渐的出神起来。

她想到自己的幼年，在乡间的童年时代，随了父母寄寓到这岛上的少女黄金生活。七年前母亲去世时的自己的悲哀，以及三年前怎样由一个朋友的介绍，自己和

